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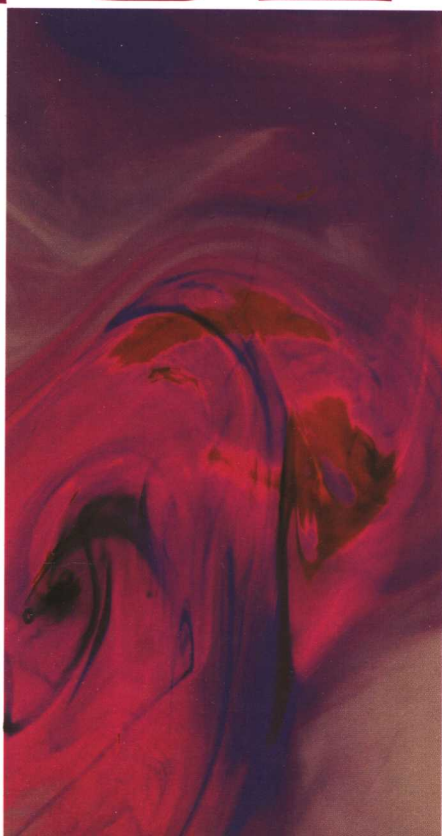


金 匕 首 奖 最 佳 小 说

RUTH RENDELL

[英] 鲁丝·伦德尔 著 焦晓菊 译 群众出版社

活 色 生 香





金 匕 首 奖 最 佳 小 说
RUTH RENDELL

〔英〕鲁丝·伦德尔 著 焦晓菊 译

活色生香

LIVE FLESH



群众出版社

图字：01—2006—202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活色生香：金匕首奖最佳小说 / (英) 伦德尔著. 焦晓菊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6.9

书名原文：Live Flesh

ISBN 978-7-5014-3803-7

I. 活… II. ①伦…②焦…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2291 号

BEAST IN VIEW by Margaret Millar

Copyright © 1986 by Margaret Millar Charitable Remainder Unitrus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Qunzho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丛书策划：晓 潇
责任编辑：安莉 晓潇
封面设计：张晓光
责任印制：连 生

活 色 生 香

[英] 鲁丝·伦德尔 著

焦晓菊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电子信箱：qzs@qzchs.com

网址：www.qz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7 字数 132,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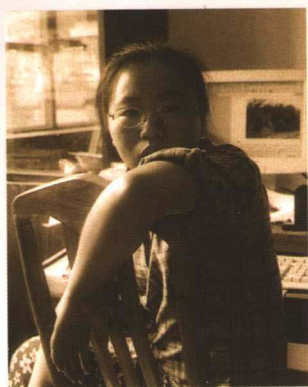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5014-3803-7 / I · 1587 定价：28.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T: 010-52173000 转



译者简介

焦晓菊 山里长大的野人，始终未能进化为城里人。只好钻进文字的森林，作了个自由行走的译者。目前译作总字数约200万。翻译博客网址：HYPERLINK <http://wahongshao.blog.sohu.com>。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丛书策划：晓潇 责任编辑：安莉 晓潇

开篇的话

侦探小说作为另一重文学世界，有异于传统经典，让人类享有了别样的阅读体验。它的旨趣不在于知识的求索、情操的陶冶，更多的是智慧的游戏，是对人类探求真相之本能的最大满足，是对读者身心的解压与愉悦。

侦探小说自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开天辟地”以来，由英国的威尔基·柯林斯、阿瑟·柯南道尔发扬光大，后经阿嘉莎·克莉斯蒂、雷蒙德·钱德勒等的中兴，愈益成为一种成熟而精致的文学样式。与此同时，侦探小说也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阅读热潮。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二战前后、冷战时期，还是当今世界，侦探小说在不同国家，其庞大的阅读群体都是其他文学样式难以媲美的。而在中国，柯南道尔笔下的“智慧之神”福尔摩斯，正是由群众出版社走进千家万户的。几十年来，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梅森探案集》、《世界侦探推理名著精选》、《硬汉私家侦探小说》等系列丛书，一直是广大读者及侦探小说迷首推的权威版本。如今，群众出版社又隆重推出“金匕首奖最佳小说”，以报答广大读者的信任与厚爱。

金匕首奖(The CWA Gold Dagger Award)是英国犯罪作家协会(CWA)匕首奖的一个重头奖项，专为奖励当年在英国以英语出版的世界各国作家的侦探小说长篇佳作。匕首奖由英国犯罪作家协会创设于1955年。奖项分设：金匕首奖、金匕首短篇小说奖、非小说类金匕首奖、纪念匕首奖(用于奖掖新人)、钻石匕首奖(专为奖励对侦探小说有突出贡献的大师)、艾利斯·彼德历史题材匕首奖。由于不同时期的赞助商不同，奖项名称也有相应变化。如1995-2002年，匕首奖是由酿酒业巨商Macallan赞助的，奖项名称就变成“麦克兰匕首奖”。匕首奖的每个奖项，都由英国犯罪作家协会指定的独立委员会裁定，每年12月是大奖的颁授日。金匕首奖自创

设以来，以其独立的评审姿态、深刻而准确的洞察与判断，以及对侦探小说的忠诚，受到全世界侦探小说作家及侦探小说迷的推崇，其中，钻石匕首奖被誉为侦探小说领域的“诺贝尔奖”。作为侦探小说领域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国际奖项之一，它与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奖堪称双峰竞秀。全世界的侦探小说作家都以斩获匕首为荣，全世界的侦探小说迷都以匕首奖作为阅读的风向标。

群众出版社正是借重金匕首奖这位侦探小说伯乐的独到眼光与权威性，向中国广大读者及侦探小说迷推出“金匕首奖最佳小说”系列。第一辑出版的有《我眼中的魔鬼》、《活色生香》、《英雄之傲》、《深藏不露蜘蛛人》。前两部作品是“犯罪心理小说皇后”鲁丝·伦德尔的代表作。它们已被成功地改编成电影。后两部作品特别要提及的是，它离奇到无以复加的情节及揪心的悬念描写。这一切，相信都会给侦探小说迷提供一道阅读的大餐。以后每年，群众出版社都将选译获得金匕首奖的优秀侦探小说分辑出版，以飨广大读者。

编者

二〇〇七年一月



鲁丝·伦德尔(Ruth Rendell/Barbara Vine)

鲁丝·伦德尔，又名 Barbara Vine。世界知名侦探小说作家。生于 1930 年。她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出身于朴利茅斯的贫寒之家。母亲生于瑞典，长于丹麦。生下女儿没多久，她就患上了多种硬化症。

在诺顿公立中学毕业后，鲁丝·伦德尔在当地几家报纸做过记者与助理编辑。1950 年，20 岁的她与一个叫唐纳得·伦德尔的记者结婚了。接下来的两年，她不再工作。1953 年她惟一的孩子出世了。从此，她成了专职家庭主妇。也曾写作，未获发表。在从事侦探小说写作之前，她尝试过许多文体。1964 年以前，她写过六部侦探小说，未曾获准走向读者。1964 年，她的第一部犯罪小说《From Doon with Death》终于得以出版。她塑造的侦探形象雷根纳·韦克斯福德警官得以问世。她的作品大获成功，确立了她作为天才新人的地位。从那以后，她声誉日隆。

1975 年，她与唐纳得离婚。1977 年，再婚。从那时起，她都与家人生活在英国一幢乡村别墅里。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她恢复了曾经中断的写作。除了那些非虚构作品之外，她出版了将近五十部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她的小说以惊悚、恐怖，令人震惊著称。其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以韦克斯福德警官为中心形象的警察程序小说；二、重在对罪犯的变态心理予以研究的小说，如《The Lake of Darkness》、《A Judgement in Stone》；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 Barbara Vine 为笔名发表的作品。发表于 80 年代的作品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声誉。鲁丝·伦德尔说自己是在不同的文类之间舞蹈。她说，作家要是将自己固定在一种类型小说当中，会不断变得干枯。所以，她并不自我固着于侦探小说。

可以说，鲁丝·伦德尔缩小了侦探小说与纯文学之间的界限。她的非凡想像力、对城市与乡村生活的敏锐洞察力，是不容置疑的。

她每天写作四小时。差不多九点差一刻开始，到下午一点差一刻结束。然后，就是吃午饭。午饭的时间她从未有过任何变更，午饭的品种花样也不曾有过任何改动，从来都是面包、乳酪、水果及蔬菜沙拉，几十年如一日。除了小部分乳酪之外，她差不多只吃格吕耶尔奶酪。不喝牛奶，从不吃红肉，对奶油制品，及其他任何引发肥胖的食品，她从来都无意问津。她说过，对于午饭的准时，自己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

她会一天步行好几里，常常一边走，一边构思她的故事。她相信，身体锻炼会让她的灵魂更自由。

她每年创作两部小说。“写作与发表”像是成了她的全部生活。她有着无穷的创作冲动，一生中获奖无数。1990年，她荣获《泰晤士报》文学奖。更是以四获金匕首奖、三获埃德加·爱伦·坡奖而享誉世界。1991年，英国犯罪小说家协会因其对侦探小说这一文类的突出贡献，授予她卡蒂埃钻石匕首奖。在英国，她的声誉甚至高于阿嘉莎·克里斯蒂。

她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五种语言。图书在美国的出版，每每引起巨大轰动。在世界各地，她拥有许多铁杆读者。

1996年，她以等身之著获得英国勋爵之位。1997年，成为终身贵族。

导读

生活不过是一个意外接着另一个意外

也许，对维克多·詹纳来说，生活不过是一个意外接着另一个意外。

维克多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父母一直非常恩爱。成年后，他还享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本该拥有幸福、温馨的生活。不幸的是，7岁生日那天，他意外地撞见了父母做爱的场面。他被吓坏了，从此患上了严重的恐惧症。此后，他时常会莫名的狂暴和愤怒。于是，他通过发动对女性的攻击，来获得解脱和快感。

在一次躲避追捕过程中，他劫持了斯坦利小姐。面对警察的围攻，他威胁说：“我会向她背后开枪，朝脊椎底部打。”警员弗利特伍德为了解救人质，被枪击中脊椎，从此终生瘫痪。维克多说过的那句话被作为重要证词。为此，他付出了严酷的代价——10年的牢狱生涯。可是，维克多始终认为，那完全是一次意外事故。他从没打算伤害任何人。只是因为看到杂志上那么写，他就照着说了。

现在，维克多终于出狱了，但他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往事束缚着他，令他无法前行。于是，他决定回到过去。他按照杂志上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弗利特伍德的住址。他想和他成为朋友，一起回忆过去发生的那件事。也许，这样双方都可以获得解脱和谅解。然而，事情又被搞砸了。在和弗利特伍德的女友有过一次“亲密接触”后，他疯狂地爱上了她。接踵而来的又是一连串的意外事故，一连串的悲剧。

由《活色生香》改编的电影曾获巨大成功。

1

斯潘塞告诉弗利特伍德，那是支假枪，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弗利特伍德知道，斯潘塞其实只有百分之四十九的把握。不过，他没把斯潘塞的话放在心上。弗利特伍德自己也不相信那支枪是真的。强奸犯不会有真枪，要是想唬人，假枪就够了。

那个姑娘打破窗户，上面露出个正方形的洞。弗利特伍德到现场后，那个持枪者在洞口出现过一次。是弗利特伍德要求他过来的，但他在洞口只待了约 30 秒钟，双手握枪，一语不发。他很年轻，和弗利特伍德年纪相仿，留着长长的黑发，真的很长，一直披到肩上，正是时下流行的发型。他戴着黑眼镜，在破窗口站了半分钟，然后迅速转身，消失在房间的阴暗处。弗利特伍德没看见那姑娘，说不定她已经死了。

他坐在街对面的花园墙上，抬头望着那栋房子。他自己的车和警车都停在路边。两个穿制服的警察驱散人群，用临时障碍物把他们挡在外面。现在下起雨来，但根本不可能完全驱散人群。整条街上，每所住宅都敞开前门，女人们站在门前台阶上，等着看热闹。她们中有人听见窗户破碎声和那姑娘的尖叫声，才打了 999 报警。

这里既不属于肯萨尔山，也不属于西凯尔波恩或布朗兹伯里，是个三不管地区，十分偏僻。弗利特伍德以前只是偶尔驾车经过此



处，但从未停留。这条大街叫索伦特花园街，又长又直又平。街道两边是两层楼的排屋，彼此相对。有些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有些稍晚，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打破窗户的那所房子是索伦特花园街 62 号。它属于比较新的建筑，在一栋包括 8 所住宅的排屋末尾，用红砖砌成，外墙上抹着嵌小石子的灰泥，房顶盖着红色波形瓦，房子漆成黑白色，有道淡蓝色的前门。这些房子前后都有花园，种着忍冬或女贞篱笆，还有一些草地。大多数篱笆前，都用砖头或石头砌了道低矮的围墙。弗利特伍德坐在雨中的围墙上，考虑接下来该采取什么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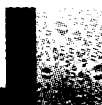
以前的强奸受害者都没提到枪，凶手似乎最近才弄到这支假枪。受害者一共 5 个，或者说有 5 个报警，其中有两个能描述案犯的模样：细高个儿，大概二十八九岁，橄榄色皮肤，黑色长发，黑眼睛，浓黑的眉毛。是个外国人？东方人？希腊人？也许吧。但也许只是祖先肤色较深的英国人。受害者中，有个姑娘受了重伤，因为她反抗过，但他没使用武器，只是徒手将她打伤。

弗利特伍德站起身，走到对面 63 号的前门，与打电话报警的斯特德太太又谈了一次话。斯特德太太从厨房端出一只矮凳，坐在上面，并且穿上了冬天的外套。她已经告诉弗利特伍德，那个姑娘名叫罗丝玛丽·斯坦利，和她父母住在一起，但他们不在家。罗丝玛丽·斯坦利打破窗户尖叫的时间是早上差 5 分 8 点，也就是一个半钟头以前。

弗利特伍德问斯特德太太有没有看见罗丝玛丽。

“我还没看见她，他就把她拖走了。”

“我们也不知道，”弗利特伍德说，“我想她该去上班。我的意思是说，在正常情况下。”



“是的，但她最早9点出门上班。十有八九是在9点10分。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想清楚了。他摁门铃，她穿着睡衣来开门。他说他要进来查电表，他知道这个季度该交电费了。于是她带他上楼。他想抓住她。但是，就在那个紧要关头，她打破窗户，绝望地呼救。肯定是这样。”

弗利特伍德不这么想。首先，电表不在楼上，这一片所有的房子都一样，斯特德太太的电表就刚好在前门里面。在阴暗的冬日早晨，罗丝玛丽·斯坦利独自待在家里，她不会随便给人开门。她会先从窗户探头看看他是谁。这个地区的妇女被强奸犯吓坏了。她们会尽可能避免在天黑后出门，不敢踏出房门半步，不敢单独睡在房子里，打开前门时肯定会挂着门链。当地的一位五金商人告诉弗利特伍德，最近几个星期，门链销量激增。弗利特伍德认为，那个持枪者很可能是破门而入，来到罗丝玛丽·斯坦利的卧室。

“你想喝杯咖啡吗，督察？”斯特德太太问。

“我是警长，”弗利特伍德纠正她说，“不，谢谢你。也许以后吧。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以后别再发生这种事。”

他穿过马路。在障碍物外面，人们站在蒙蒙细雨中，竖起领子，手插在兜里，耐心等待。这条路的末端与主街相连，有个警员正在那里和一个司机争吵，后者想把卡车开到这边来。斯潘塞预测，一旦持枪者看见弗利特伍德和其他警察，会出来投降。强奸犯是出了名的懦夫，他坚持下去有什么用？不过，事情并非如此。弗利特伍德认为，如果此人就是那个强奸犯，他也许仍然觉得自己能逃脱。他们还不太肯定他是不是那人。弗利特伍德是个实事求是的人。在接到这个报警电话几分钟后，有个名叫希瑟·科尔的姑娘和一个名叫约翰·帕尔的男子一起来到警察局。希瑟·科尔说，半个

小时前，她在王后花园遭到攻击。当时，她正在遛狗，突然有个男人从后面抓住她，她大声呼救。帕尔先生走过来，那个男人就逃跑了。弗利特伍德想，他逃到这边来，闯入索伦特花园街 62 号，肯定是想躲开追赶者。他可能并不打算强暴罗丝玛丽·斯坦利，因为他已经在攻击希瑟·科尔时受挫。也许那只是弗利特伍德的猜测。

弗利特伍德打开那扇华丽的铸铁小门，穿过一小片鲜绿的正方形草地，从房子侧面绕过去，头一次走到距离斯坦利家房子这么近的地方。里面悄无声息。侧墙没有遮蔽，很陡峭，没有排水管或突出的建筑物，只有 3 个小窗户。不过，在后面，厨房显然向外突出了一点。突出部分的屋顶距离地面不到 8 英尺，顺着墙边种植的无刺攀缘植物爬上墙壁，就能够到屋顶。弗利特伍德业余喜欢园艺，他想那植物很可能是紫藤。

在这矮矮的屋顶上方，有一扇吊窗打开了，证明弗利特伍德的推测是正确的。他注意到，后面有条用混凝土板铺的小路，经过一座混凝土车库，从小巷通往花园入口。他想，如果其他努力都告失败，也许可以顺着持枪者进屋的路线，爬进房子。

当他再次绕到房子前面时，有个声音冲着他大喊。喊声充满恐惧，因此，那声音本身也让人觉得可怕。弗利特伍德没料到他会喊叫，不禁吓了一跳。他感到紧张、害怕，没想到自己会这样。他努力保持镇静，走到前面的小道上，而不是跑过去。持枪者站在破损的窗户旁，窗户上的玻璃全都被他打破，掉进下面的花坛里。他右手持枪，左手抓住窗帘后面。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他对弗利特伍德说道。

他仿佛在演戏，唉，也许他确实是在演戏。人群冒着风雨和寒冷观看，从他们表现出的热望判定，他表演得很成功。听到持枪者

的说话声，人群中一阵骚动，那是异口同声的叹息，是集体的低语，仿佛树巅的风声。

弗利特伍德点点头，“说得对。”

“那么和我谈判的就是你了？”

“不会有什么谈判。”

此刻，持枪者似乎在考虑这句话，他说：“你的警衔是什么？”

“我是弗利特伍德警长。”

尽管看不见持枪者的眼睛，他脸上的失望却显而易见。那人以为至少应该有个总督察处理他的事情。弗利特伍德想，最好告诉斯潘塞，这里需要他出马。现在，那支枪指向了他，弗利特伍德不打算举手投降，他当然不想。这是肯萨尔山，不是在洛杉矶拍电影。不过，他也不知道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何区别。他盯着黑洞洞的枪口。

“我要你们承诺：让我从这里出来，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离开。我会带着这个女孩，半个小时后，我会叫出租车把她送回来。好吗？”

“你简直是开玩笑。”弗利特伍德说。

“如果你们不答应，那对她可就不是开玩笑。你能看见枪，对吧？”

弗利特伍德没有回答。

“给你们一个小时作决定。然后我就会朝她开枪。”

“那是谋杀。谋杀肯定会判终身监禁。”

那个人的嗓音低沉、单调。听他的嗓音，弗利特伍德觉得此人寡言少语、言简意赅。然后，那人用冰冷的声音，说出一句可怕的话。

“我不会杀她。我会向她背后开枪，朝脊椎底部打。”

弗利特伍德对此没有评论。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样的威胁只会引起说教式的谴责或震惊的责骂。他转过身，因为他从眼角瞥见一辆熟悉的汽车驶过。但是，人群中传来一声惊呼，人们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他不由得再次抬头仰望上面的窗户。那个姑娘——罗丝玛丽·斯坦利——被推到破碎的正方形窗户前，持枪者控制了她的身体，她的姿势就像捆着待售的奴隶。她身后有双手抓住她的胳膊，她的头向前低垂。那人抓住她的长头发，猛地往后一拉，她发出一声惨叫。

弗利特伍德希望人们对她说话，或者她对人们说话，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她战战兢兢，不敢作声，瞪着双眼，就像尊雕塑，一动不动。弗利特伍德想，那支枪很可能就顶着她的背，顶着她的脊椎底部。无疑她也听见了这人刚才说的话。人们怒不可遏，弗利特伍德也有同感。他知道自己应该对女孩说几句，让她放心，但他只能想出些虚假、伪善的话。她身材瘦小，留着长长的金发，穿着一件袍子，可能是裙子或晨衣。持枪者用一只胳膊勒住她的腰，把她往后一拽，随后，他第一次将窗帘拉上。那是带衬里的厚窗帘，现在密密实地合拢了。

斯潘塞仍然坐在那辆陆虎车的副驾驶座上读报纸。他总喜欢一有空闲就读点什么。弗利特伍德忽然发现，斯潘塞为登上警察局长宝座而精心打扮过：他浓密的头发闪着银光，脸刮得比往常干净。在隆冬季节，他的皮肤被奇怪地晒黑了。他乳白色的衬衣料子换成了府绸，雨衣肯定是柏帛丽牌。弗利特伍德钻进汽车后排，斯潘塞扭过头，用那双煤气火焰般幽蓝的眼睛望着他。

在弗利特伍德看来，一如往昔，斯潘塞通过阅读了解所有细枝

末节，但丝毫无助于解决危机。

“她 18 岁，去年夏天毕业，是个打字员。她父母今天一大早就去西南部地区了，大约早上 7 点半坐出租车离开。这是一个邻居说的。斯坦利太太的父亲住在赫里福德，有冠心病。我们一旦能联系上就通知他们，希望他们别从电视上看到这事。”

弗利特伍德立刻想起自己的未婚妻，他们下周结婚。黛安娜会发现他在这里，为他担忧吗？不过，据他所知，电视台的人还没出现，记者也没来。他告诉斯潘塞，持枪者说到要警察局给个承诺，让他离开，否则就向罗丝玛丽·斯坦利开枪。

“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肯定那是支假枪。”斯潘塞说，“他是怎么进去的？弄清楚没有？”

“顺着后墙边的一棵树爬进去的。”弗利特伍德知道，如果自己说紫藤，斯潘塞会搞不懂。

斯潘塞嘟哝了一句什么，弗利特伍德不得不请他重复一遍。

“我说我们必须进去，警长。”

斯潘塞 37 岁，差不多比弗利特伍德年长 10 岁。他变得越来越肥硕，也许这适合即将升任警察局长的他。年龄比弗利特伍德大，身体不如弗利特伍德好，警衔比弗利特伍德高两级。因此，斯潘塞说“我们”的意思是弗利特伍德应该进去，也许带着个年轻警员一起去。

“也许就顺着你说的那棵树上。”斯潘塞说。

窗户开着，在等着他。里面有一个持枪者和一个惊魂未定的女孩。他拿的是真枪还是假枪？谁知道呢。而他弗利特伍德除了一双手、一双脚和他的机智，什么武器都没有。他要求斯潘塞给他配备一支枪。这时，那位警司瞪着他，仿佛他要的是枚核弹头。